

論主觀問題

大衆文藝叢刊
荃麟·默涵等著

11.12
1948.12

刊叢文衆大
題問觀主論

• 元二幣港價定冊每•

著作者 荳 麟 等

出版者 大衆文藝叢刊社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出月二十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705927

32点

2
812

4400

大眾文藝叢刊

論主觀問題

著等麟荃

1807610/04



FUDAN

JEPZ0000049160D

复旦图书馆

原

书

空

白

目 次

農開對反動文化的鬥爭 ······ ······ ······ ······ ······ ······ ······ ······ ······ ······	法捷耶夫（五）
論主觀問題 ······ ······ ······ ······ ······ ······ ······ ······ ······ ······	荃 麟（一二）
論文藝的人民性和大衆化 ······ ······ ······ ······ ······ ······ ······ ······ ······	默 涵（三九）
現代主義及其克服 ······ ······ ······ ······ ······ ······ ······ ······ ······	藏原惟人（五三）
評「萬家燈火」 ······ ······ ······ ······ ······ ······ ······ ······ ······	周而復（六六）
呂站長 ······ ······ ······ ······ ······ ······ ······ ······ ······	王若望（七五）
李秀蘭 ······ ······ ······ ······ ······ ······ ······ ······ ······	洪 林（九四）

*

*

怎樣寫詩 ······ ······ ······ ······ ······ ······

V · 馬耶爾夫斯基（一〇五）

中國學生頌歌

鄧荻帆（一一七）

淚的故事

黃寧斐（一二四）

主席台

何征（一二六）

進軍

蘆甸（一二三）

展開對反動文化的鬥爭

A · 法捷耶夫

——在世界知識分子大會上報告摘要——

美國擴張主義者們企圖使自己成為世界各民族的憲兵，這樣的事情還值得我們驚異麼！

美國的報紙正在以一種不顧廉恥的特種坦白的態度來談論這件事。「美國新聞」(United States News)在一篇題名為「擔當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國」的論文裡，就公開聲明說：『環境迫使美國要對世界上最關重要的某些地區負起警察監督的責任……這一充當警察的新角色，要求有一種強有力的活動，這樣的事情，在過去美國是不大理會的』。這篇文章特別指明美國有能力來對世界負起警察監督的責任，『不需要另一強國的幫忙』。

一個硬要來擔當世界憲兵的國家，它必須在本國內建立一個可以掃除一切障礙的政治制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內，美國的反動雜誌「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經理之一，德懷特先生(De Witt)就曾經高聲呼籲過：『美國需要有法西斯主義，好把那些激進派，連同他們的制度和哲學一起制服，絕不許他們再把頭抬起來』。

因此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和他們的聯盟者——英、法、意各帝國主義者及其大小喽囉們——底目的，就在於要給全人類套上手銬，要把我們的整個地球變成一座龐大的警察局，把它治下的民衆變成獨佔資本的無聲的奴隸。

美國憲兵的軍火庫裏擁有不少的軍械和各種裝備，憑藉這些武器，他們期望能夠貫澈他們的計劃。我

們曾經見過在「經濟援助」掩護之下進行着奴役歐洲國家的計劃，像派赴希臘的遠征軍所謂軍事代表團，併吞別人的戰略地區作爲自己的軍事基地，製訂反共法案，分裂職工會的組織，還有席爾比（Selby）和莫許（Jules Moch）之類的內政部長底機關槍，工黨領袖們的偏狹固執的演說，毀謗性的反蘇宣傳戰，對工人階級領導者的卑污的暗殺行爲。

企圖毀滅前進的文化

在反動派陣營內反對進步思想的鬥爭佔着特別重要的位置。

首先，在國際舞台上出現的是直接的使用暴力。科學，文學，藝術上的進步代表者均遭受到迫害。居里夫人當她一接近自由神的巨像時，她便被美國警察逮捕了。美國的前進作家如法斯特、何華德、特倫波等，都已經受到監禁的處分。

美國無線電廣播公司進步的播音員，好萊塢電影公司進步的編劇人，和出版公司裏的進步作家早已經被「清除」了。

因爲受到威迫利誘的緣故，科學思想和技術，已經被迫得俯首貼耳爲製造原子武器而服務了。

『那些被我們叫做獨佔大資本的大本營裡的人們——一個迫使把他的真名隱起來的美國著名人物這樣寫着——已經用他們的全力撲向我們身上來了，而美國的知識份子，在經過兩年的反動派肆無忌憚的宣傳之後——這樣的宣傳任何國家內都不會有過的——正在受着「白色恐怖」的威脅。從現在起，假如自己表示出一種思想被人認爲「危險」的話，在美國要被判坐十年監禁，受一萬元的罰金，或者是失去美國的公民資格。一個作家如果發表違反美國政策的著作，將有被罰坐十年監獄的危險，這樣非法的虐待，這種狂妄的企圖，想要用法律強制的把法西斯主義搬到美國來，不過是反動派因爲看見在我們國內的人民運動底力量在天天長大了一種答覆而已。』

這樣，希特勒的政策有了繼承者了，雖然不是在德國，但不見得危險性便會少些。那些美國資本家的部屬，跟着他們底主人的榜樣：譬如艾德禮，貝文和麻里遜的工黨政府，正在英國頒佈了反共的法律，完全和美國的一樣，而且也在進行着同樣的「清除」工作。

美帝國主義底意識形態的擴張

企圖用武力摧毀前進的文化底勾當，不禁令人回憶起了希特勒當日所使用的方法，這不過是危險的一面。和這平行地發展的是美國獨佔資本底意識形態的無止境的擴張。

美國底庸俗與淫穢的電影控制着英、法、意、瑞典等國家的電影院。美國影片在這些國內佔全部放映影片的百分之六十五，他們毀滅了受美國經濟支配的歐洲國家底本國電影事業。

美國的出版物——庸俗的犯罪的冒險小說，和其他同樣價值的粗製濫造的書刊——，好似一股洶湧濁流，泛濫在歐洲的市場上。那些反動的劣貨，譬如「讀者文摘」，「生活」，「時代」，因為印行幾百萬冊，大量的廉價傾銷，迫使歐洲的讀者要看它們。這些刊物都是印成好幾種文字的，因此代替了許多歐洲國家內本國的刊物。在所謂「美國的呼聲」底名義之下，美國廣播公司的喧囂的廣告聲充塞了空氣，美國的擴張主義侵入了整個空間。

「那些領了執照的宗教團體，那些打着同樣印章的各種文學作品，戲劇，電影，充滿俚語的體育新聞，無窮無盡的小說，黃色歌曲——這一切都是從基督教思想開始，而以美國的叫囂式的狂歌結束——我們可以說，我們的一切都是來自美國的，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比美國人更美國化了。」這是一個瑞典記者的說話，這些說話都是客觀現實的正確反映。

從事新戰爭的宣傳

試問今天美國的文化傳播者，在所謂科學、藝術和文學的藉口之下，所強迫塞進人們底頭腦裏的，究竟是一些甚麼內容的貨色？

這首先是替美國獨佔資本統治世界作辯護，宣傳軍國主義和宣傳以反對蘇聯為主要目標的新帝國主義戰爭。

一種承繼法西斯思想家像浩斯何佛型的美國地理政治學在美國開起花來了。類似佐治·威勒（George Weller）的「著作」：「海外基地」，這一類的書，源源出版，而且大量銷行了。這一本「著作」揚言美國確有在歐洲的周圍，在大西洋沿岸，在地中海，在亞得里亞海，佔有軍事基地的必要，以便保衛非洲的邊境，近東和遠東的國家。

這一本書以一篇作者所發明的祈禱詞作為結束，在這裡面，他答允給上帝在整個地球的面積上，實現美帝國主義的擴張計劃。

美國有許多製地圖的商人，把世界地圖變成美國化，在美國大量銷售。可恥的是在美國甚至有許多科學研究所和大學，也在進行新戰爭的宣傳。像耶魯大學的「學者」們在一本題名做「絕對的武器」的假科學論文集裡，竟公然要求對蘇聯進行原子戰爭。這些丟盡了學者的面子的人們，是和一個叫做大衛的英國牧師做着同樣的工作的。這一位牧師去年在倫敦出版了一本叫做「神學與原子世紀」的書，在這本書裏他歌頌原子弹的偉大，並且說原子弹的本身，比之原子弹的發明「更偉大」，因為牠是象徵着「新的秩序」。這一位和平的牧師堅言原子弹已經摧毀了一個「人造的」烏托邦的希望，即是說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希望。這些原子弹的宣傳家和「西歐聯盟」的說教者們，如馬爾洛之流，和美國的政治軍人及其兵營政治家們結合在一起，一齊把他們手上的兵器敲得震天價響，想要為着華爾街統治世界的利益，而再燃起新戰爭的火燭。

獸性行爲的擁護

從事新戰爭的宣傳，是和強調種族主義及人種的區別雙管齊下的。這一來便把美國獨佔資本的所謂「意識形態」底殖民地性的和法西斯的本質，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反動派對於人民大眾爲要爭取一個更好的前途，而進行的羣衆鬥爭，懷着非常的恐懼。這就是爲甚麼他們的文學要勸人放棄社會活動，闡述種種反對社會的道理，企圖鬆懈人類堅強的意志。

美國的作家們：譬如戲劇家奧尼爾（O'neil），淫穢小說作家米勒（Miller）變節作家多士·巴騷（Dos Passos）都是賣身投靠的傢伙，替反動派作各色各樣文學上的幫兇。他們這種精神上的縱慾，是從薩特（Sartre）型的那類「新」哲學得到靈感的，他們試想使人類用四只腳來走路。這些作家們的無恥的污辱人類的行爲，是和他們的神秘主義，反對理性的鬼暴鬥爭，對不合理性的頌揚，交配在一起的。英國浪落文人的首領，那位神祕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愛利奧特（Elliot）他本是以同情法西斯著名的，用如下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思想：『我們是一些不名譽的人，一些滿身塵垢的人』。

這些墮落的文人，要盡他們的可能來剝奪人類底合理的思想。他們執行了他們底主人夢想要把工人們變成機械人的一切命令。

但是，他們這種把人類扮成反對社會的生物，否認人類的活動是受理性的激勵而起，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意味着人們要把禽獸來安置在人的位置上。現代資產階級的藝術與文學，實際上不過是擁護獸性行爲的東西。

一位法國「詩人」宣稱：『人類自己幻想他是文明的代表……但是他卻永遠是一個食人肉者』。像這類的宣言，原不過是從希特勒那兒剽竊來的諷刺，希特勒不是要德國的青年都像「年青的野獸」一樣麼？

德國法西斯需要野獸。美國獨佔資本的主人，他們也同樣需要野獸來完成他們統治世界的計劃。反動的著作家們，電影劇本作者，哲學家，藝術家，都在準備替他們的主人服務。他們把一些酒精或嗎啡中毒者，變態性慾者，賣淫婦的保鏽，職業挑釁者，矮醜的壞蛋，間諜和強盜，都一起捧上大理石的台座上來。這些獸性的人物塞滿了小說的篇幅，詩歌集，和電影片。他們都被當做「英雄」來表現，因此他們的榜樣是應該學習的。

倘若狼會使用打字機，豺會用墨水筆，牠們將會寫出亨利·米勒、愛利奧特·馬爾洛和別的薩特之流同樣的作品。

犯罪，縱慾，和獸性本能的宣傳，是反動派企圖把民衆變成他們底柔順的工具，所必需的工作。

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我們知道美國絕不吝惜他們的資本來從事這樣的宣傳，但他們對於學校的教育經費却不願多花一個錢，尤其是對於一般的平民大學。祇須指出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底總數目，祇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一點五這一事實便够了。相反的，那些要盡廉恥的作家，他們在反動派的報紙上寫文章，製造書籍和寫電影劇本，却得到他們底主人巨額金錢的支付。

反動派陣營的衰弱和頹廢

偉大的列寧會說過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曾經掠奪了以百萬萬計的金元；在這些金元上面，人們都可以分別得出牠底污穢的痕跡。同樣當人們讀到現代反動派作家所寫的東西的時候，人們也可以很清楚的在他們底污穢的作品上，看出有金元的痕跡。

二十五年前，列寧曾經說過所謂美國的「現代民主政治」，不過是一切對於資產階級有利可圖的事物底說教而已，資產階級發覺最反動的思想，愚民政策，對剝削者的辯護等等，對它有利，於是便把這些東西來向人民說教。

那些特別使反動派的學者，著作家，藝術家底面具被揭穿了的，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獸性的憎恨。所有這些人們都雙倍地憎恨蘇聯。第一、因為他們都是他們的主人資本家們的走狗。第二、他們都一致對於蘇聯懷有無限的厭惡，那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創造了偉大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價值，在那兒，科學，文學，藝術，都在為人民服務，因此能够自由地發展和興旺起來。

反動派陣營裡的衰弱和頹廢透過帝國主義「文化」的代表們的寫作，圖畫，影片，音樂，好似反映在鏡子上面一般地清楚了。但是我們不能够就停止在這說明上面；决不！

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淫穢，人類底獸性的神秘的宣傳，這是毒瓦斯，反動派用來反對進步的人類的因素。

(梁柏譯)

論主觀問題

荃麟

一 前 言

關於主觀問題的討論，事實上三年前已經開始了。一九四五年「希望」第一期上發表了胡風先生的「置身于民主鬥爭之中」和舒燕先生的「論主觀」兩篇論文，把他們對於主觀問題的見解作了較有系統的說明，實際上也就等於「希望」社對文藝運動提出的宣言。以後「希望」及「呼吸」各期中，均有論文繼續發揮這一理論。當時在重慶好幾次文藝座談會中，以及這年年底重慶所舉行的文藝漫談會中，均討論到這個問題，不過當時這些口頭的討論一直沒有得到結論。復員以後，除了渝蓉方面仍有繼續討論外，在上海這些討論是停頓下來了。但是這些理論本身仍然在發展下去。而且顯出一種宗派主義的傾向了。

討論的中心，是在對於主觀問題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纔能發揚文藝上的創造力量。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的見解是和主觀論者基本地不同的。然而他們却處處以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文藝思想者自命，因而引起了讀者不少的誤解，在這一點上，我們是有責任予以澄清的。

今年春天，本刊第一二期上均提出了這些問題，希望大家來展開討論，以期由相互批評，弄清問題來加強文藝思想上的團結。我們也得到了一些朋友和讀者寶貴的意見，但是從主觀論者所得到的答覆，却是「泥土」六期和「歌唱」上一些無原則的譏諷和漫罵，甚至把「海外好漢」「地理因素」以至「革命的血爲誰而流」這些話都編派爲我們的罪名，這實在是無聊近乎愚蠢。我們斷然不能容許把思想鬥爭引導到無原則的喧鬧中去。我們應該從原則上以說理的態度來澄清思想的混亂，從統一戰線的立場上來進行思想鬥

爭，以期達到文藝思想上的加強團結，這是我們應有的態度。同時，對於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曲解，我們是不能不予以糾正的。本文的目的，即是說明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他們這些理論的基本區別，從而說明我們對於主觀問題的見解。

二、主觀論者的哲學上的錯誤

「希望」第一期上，舒蕪先生「論主觀」一文，可以說是建立了主觀論者理論的哲學基礎。舒蕪先生把他這套理論自稱為『約瑟夫階段的新哲學』，胡風先生在後記裡也說：這是『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可見這論文在他們是何等的重要，而提出又是何等鄭重。但是就在這篇論文裏，我們看到了主觀論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作了多麼可驚的曲解，和對於約瑟夫·史大林作了多麼大膽的譶謗。舒蕪先生一開始就說：

『今天的新哲學，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則當然仍舊不變外，「主觀」這一範疇，已經被空前提高到最主要的地位了。』

任何一個稍有哲學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這句話是無法成立的。因為馬克思唯物論哲學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存在決定意識』，舒蕪先生既然把『主觀』提高到了最主要的決定地位，那末這個原則首先就被否定，還有什麼『其全部基本原則當然仍然不變』呢？還有什麼馬克斯的哲學呢？

史大林所撰『聯共黨史』第四章總可以被認為是哲學思想在史大林階段的結晶的表現。既然舒蕪先生自稱並不是宣講他自己的哲學思想，而是約瑟夫階段的哲學思想，那麼重讀一下聯共黨史第四章應該是有益的。在那裏面，史大林扼要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的三個基本特徵』，不妨在此把原文摘錄如下：

一、……馬克思的唯物論的出發點是：世界按其自然之本質說是物質的，……世界是按着物質運動底規律而自己發展的，用不着任何「世界精神」。……

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出發點是：物質、自然、存在乃是客觀的真實性，在意識之外，離開意識而存在的物質是最初的；因為它是感覺、想像、意識底來源，而意識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因為它是物質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的出發點是：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為經驗及實踐所考驗過的我們的知識是可靠的知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

史大林就是這樣地解釋了唯物論哲學，由此可見，所謂「主觀」這一範疇在「約瑟夫階段的哲學思想」中「已被空前提高到最主要的決定地位」，不過是舒蕪先生所編造出來的謠話而已。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哲學思想中佔着「最主要的決定地位」的是什麼呢？不是別的，乃是承認「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這一觀點，這一觀點如同史大林所說，是「與那認為世界是『絕對理念』『世界精神』『意識』之表現的唯心論觀點恰恰相反的」。按照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宇宙的發展，本質上正是物質的規律性的自己的運動，在這里是用不着任何「世界精神」參與其間的。但是按照舒蕪先生所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主觀」却被「提高到最主要的決定地位」，因此在他的文章中就自然出現了「大宇宙的本性——生生不已的「天心」」這類的說法了。

在哲學唯物論思想中，是怎樣處理人的主觀作用呢？上舉的三個基本特徵中的二三點已說得很明白。那是一方面確認主觀意識是由客觀所決定，為物質之反映；另一方面又確認人類能够認識客觀世界，並且通過實踐來加深和驗證我們的認識。主觀的能動性基本上是表現於這種認識與實踐的能力上。舒蕪先生及 other 主觀論者努力片面地強調主觀的作用，却從來不提到，主觀作用的基礎乃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却甯願抽象地空談「主觀的能動性」，這就使他們一往不返地墮入唯心論的泥沼。

如果要具體地討論主觀的能動作用，就勢必要接觸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史大林正是在說明歷史唯物論時展開了對主觀作用問題的討論。因為只有在社會歷史的研究中才能够看出，人類的主觀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怎樣起作用於客觀界，而在人類能够充分把握客觀的發展規律時，就能够發揮最強的主觀作用。當歷史發展到史大林的時期，新興的無產階級已經掌握著關於自然與社會歷史的正確理論，這種理論具有改造世界改造歷史的巨大作用，已在反覆的普遍的實踐中受過了充分的考驗。擁有這樣的理論的無產階級就有能力來做「歷史的主人」以至做「世界的主人」。所以史大林在說明歷史唯物論時，特別強調「把哲學唯物論的論點應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上有著重大的意義」。

歷史唯物論固然是哲學唯物論的論點的擴展（擴展到社會生活的研究上，社會歷史的研究上），但很明白的，並不是簡單地把哲學唯物論的觀點演繹一下就行的。舒蕪先生既把主觀作用的強調當做哲學思想的基本內容，以致完全離開了哲學唯物論的立場；又把他的這種哲學見解直接引申到社會歷史問題上，完全不顧歷史唯物論中的具體規律，於是他的思想就搞得混亂不堪。

試看舒蕪先生是怎樣地解釋歷史的，他說：「人類的鬥爭歷史始終以發揚主觀作用為武器，並以實現主觀作用為目的的。詳言之，人類並不是用自然生命力或社會勢力來鬥爭，而是用真正主觀作用來鬥爭，也並不是為了社會本身或自然生命而鬥爭，而是為了那比自然生命本質上更高並且中間就有機的統一了社會因素的主觀作用之真正充分實現而鬥爭的。」在這裡，馬克斯唯物主義中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與發展的學說，完全被抹煞了，「作為歷史動力的」變成「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了，人類的歷史變成了一部主觀作用的歷史了。舒蕪先生並把以經濟關係為區別的，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階級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曲解為主客觀相合致的第一階段，主客觀矛盾展開的第二階段，和主觀作用征服了客觀的第三階段，這和約瑟夫·史大林的哲學有什麼相干呢？約瑟夫·史大林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社會發展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他還特別闡明我